

# DIALOG BAHASA TUBUH DALAM/ LUAR PANDEMIK



*Trans/Voices Project 2.0*——與移工共寫／創計畫

專文

疫情下，我們用詩歌與移工對話——宋家瑜

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 
109年度國際交流超疫計畫（第二次）  
成果報告  
團隊成員：藍雨楨、吳庭寬、宋家瑜  
執行期間：2021.12.1-2021.5.31

## 疫情下，我們用詩歌與移工對話

撰稿／宋家瑜



五月初我因為足跡經過萬華一帶，收到來自疫情指揮中心的細胞簡訊。在疫調尚未明朗的時刻，這封訊息讓辦公室人人自危，同事們紛紛向我確認近期足跡，隱晦地探問為何下班不直接回家，到處跑要做什麼。我陷入自責和被誤解的不滿，天天上演內心的小劇場。

「妳被當成病毒了。」印尼移工朋友Toni聽完我的遭遇，犀利點評。沒等我回話，他隨即笑笑地抱怨，就像他總覺得來台灣工作以後，好像一直在健檢抽血，疫情爆發至今，還得不時被台灣同事叮嚀假日別亂跑。再這樣下去，可能整個廠的移工都要被叫去快篩戳鼻孔。

因為怕我們有病啊。他說。

我想起前陣子苗栗移工宿舍的群聚感染，徐縣長被問到移工禁足的爭議時，振振有詞地說著「確診了哪來人權」，然而病毒不分國籍，只對移工進行管制，本就是對特定群體的歧視。被禁足的移工，被當成病毒的移工，會不會像我一樣感到不平或恐懼？他們在疫情期間經歷哪些遭遇？

去年的移民工文學獎，已經有不少入圍及得獎的作品寫下疫情期間的經歷，有人無法回印尼幫兒子慶生，有人擔心自己在異鄉染疫不治。當時評審提到，從檔案保存的角度看這些

以疫情為主題的移工書寫，可以讓未來人們回顧武漢肺炎時，了解不同社會位置的人各自受到什麼影響。

這也是為什麼疫情下的移工創作顯得格外重要，無論是站在弱勢發聲的立場，還是做為歷史見證的檔案留存，我們都必須更細緻的爬梳官方宏觀的防疫敘事背後，尚未被主流社會聽見的聲音。Trans/Voices Project 2.0 以這樣的想法為起點，試圖用不同藝術形式的活動，與移工一起進行疫情下的創作及對話。

### 一起寫詩，一起寫下答案

我們的第一場工作坊以詩歌創作為主題，希望讓移工朋友有機會沈澱並寫下自己在疫情這年的感受。起初團隊計畫邀請印尼作家Selvi Agnesia來台灣，與喜愛寫作的移工們交流，但受疫情影響，許多跨國的藝文交流停擺，最後我們改成自己帶工作坊的形式，和屏東祈禱室的印尼朋友一起創作詩歌。

屏東祈禱室是由屏東的印尼移工及新住民共同籌辦的宗教空間，每到週末，許多移工和留學生就會聚在祈禱室禮拜、煮飯共食。團隊成員吳庭寬在祈禱室教中文，所以我們選在祈禱室的中文課後舉辦詩歌工作坊，並搭配該週中文課的內容，教大家許多與情緒感受有關的中文形容詞，做為後續集體創作的暖場。



▲ 假日的屏東清真寺，聚集許多印尼移工和留學生。

我們希望這場詩歌工作坊可以鼓勵大家以COVID-19為題寫一首詩，但想到如果過去很少寫作經驗的朋友，聽到即席創作可能會有壓力，為了引導大家拋出自己的想法，帶動集體創作的能量，我們以問答的方式設計這場活動。

首先我們擬了幾個問題，請大家把答案寫在便利貼上面貼出來，這些問題包含：你第一個學的中文單字是什麼？請形容家鄉的味道？同時我們也列印一些印尼歌曲的歌詞，剪成一條一條的單字和句子，這些歌都是印尼家喻戶曉的大眾歌曲，不少人看到一行歌詞就能哼唱整首歌。



這些問題讓大家回溯自身移動的生命經驗，有人第一句學的中文是「等一下」，有人最先學會說「累」，因為工廠是忙碌的流水線。有人說家鄉的味道是稻穗成熟的香氣，也有人說是爸爸身上的汗味。

▲ 大家把每個問題的回答寫在便利貼上，貼出來一起分享。

### 重組拼貼內心的聲音

問完所有題目後，我們邀請大家從這些便利貼和歌詞挑出五張做為素材，以COVID-19為題寫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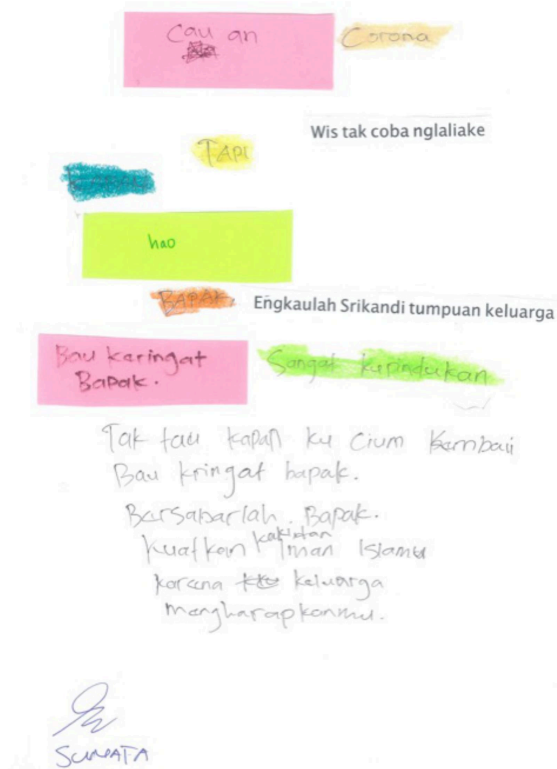
詩是斷裂的語言，可以容許詞彙的拼貼、天馬行空的字詞排列。這些便利貼上的答案和歌詞，除了是文學創作的詞庫，更重要的是把平時不會表露的感受，例如愛、想念、氣味，透過他人寫下的答案，偷渡自己的真實情感在詩作當中。



▲ 問答結束後，大家都沈浸在創作的過程。

儘管是指定题目的創作，但大家很快地完成作品，甚至拿起蠟筆在自己的稿紙畫上五顏六色的邊框。或許是因為詩歌是保留虛構空間的文體，融入耳熟能詳的歌詞和他人寫下詞語後，反而給創作者更大的空間，自在地表達內心想法。

最後朗讀詩作的氣氛很熱絡，有人寫出逗趣的內容引起眾人大笑，也有人讀完詩作後集體靜默，陷入惆悵感傷的氛圍。所有作品中，印尼移工Nata寫的詩情感格外強烈，他以自身經歷，描述他對家鄉父親的掛念：



早安 新冠病毒  
 我已試圖遺忘  
 可是 何時 好  
 父親，你是家族的英雄  
 父親的汗水氣息 讓我十分想念  
 不知何時 我才能再聞到父親的汗水氣味  
 忍忍吧 父親  
 讓你的雙腳和伊斯蘭信仰都更加堅強  
 因為 這個家的希望  
 寄託於你

今年是Nata來台灣工作第三年，本該是盡情體驗異鄉生活的年紀，卻接到父親突然中風的消息。因為疫情，他不便丟下工作回印尼，只能每天都握著手機與印尼家人視訊，時刻關心爸爸的病情。年幼時母親病逝的經歷，讓Nata害怕又會失去父親，在他寫下這首詩的同時，正面臨著是否該續約留在台灣工作的抉擇。

工作坊結束後三個月，Nata結束合約，回印尼照顧臥床的父親。近期他在家鄉買了一台餐車，自己開業賣牛肉丸湯。或許就是因為這場疫情，拉開空間的距離，讓他更明白自己對親人的重視。

另一位近期回印尼的移工朋友，是屏東祈禱室的創辦人Idi大哥。在台灣工作超過十年的他，此次回印尼是為了陪伴病重的母親，目前沒有再來台灣的規劃。Idi對文學的熱愛讓我印象深刻，過去他不僅是印尼母語雜誌的專欄作家，甚至曾即席創作Pantun（班頓，馬來傳統詩體）朗誦給我聽，我非常珍惜他與我分享的書寫作品及生命故事。

Idi回國前幾天問我是否再見一面，但身處疫情熱區，只能透過電話向他道別。最終他悄悄地離開台灣，活躍於在台印尼移工社群的他，沒有在社交平台公佈自己已經回去印尼的消息。疫情限制了我們的行動，也阻隔與親朋好友送別的機會。

這幾天我回頭重讀工作坊的詩作，發現印尼留學生Anugrat的詩作雖然是運用許多便利貼和歌詞素材串成，卻寫出我近日無法與好友Idi當面道別的惆悵感受。

此刻讀Anugrat寫的詩，才切實感受到疫情下的我們都該珍惜每次相見，因為疫情時代的每一次再見，或許就是永遠的道別。



冠狀病毒 原來不是幻想一場  
耕耘你的心  
為了好好照顧你自己 以及  
照顧你的 生活的友人  
因為 很多喜悅與他同在  
珍惜與他每次的相見  
我們都知道這不容易



▲ 屏東祈禱室的詩歌工作坊，許多人寫出情感深刻的作品

### 詩作的展示與對話

這場詩歌工作坊我們收集了17首詩作，由團隊成員藍雨楨翻譯成中文，在4月的新住民市集展出大家的手稿，並邀請祈禱室的移工朋友Muri上台朗誦自己寫的詩作。為此，Muri很慎重地將自己的詩作擴寫，搭配其他祈禱室的夥伴現場彈奏配樂，朗誦三分多鐘，許多台下的印尼朋友聽到他的朗誦，紛紛流下眼淚。



▲ 在新住民市集朗誦詩作的印尼移工Muri

原來許多參加市集的朋友，都是迫於疫情無法回鄉的移工和新住民，大家掛念著遠方的家人，卻總是默默消化這些擔憂。Muri寫的詩以思念故鄉的親人為題，配上情感豐沛的表達，讓許多人聽了深受感動，瞬間，原本氣氛歡樂的新住民市集，變得有些感傷。

當天市集的攤位，我們設計了關於疫情的問答小互動，提出三個問題，請大家把答案寫下來貼在板子上，分別是：疫情讓你想到什麼？疫情讓你失去什麼？疫情結束後你想做什麼？



▲ 展出的移工創作手稿和問答互動看板

許多經過攤位新住民姐姐熱情響應，認真寫下自己的心聲，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題是疫情後想做什麼。要是現在問台灣人，一定很多人說疫情結束想出國、想出去玩。但我們收到最多的回答，是希望疫情後可以「回家」。

如果說與移工一同探索創作的過程是相互學習的鏡子，當天新住民市集短暫出現低迷的思鄉氣氛，以及一張張寫著想回家的字條，都讓我意識到原來在武漢肺炎爆發這一年多來，台灣還有一群移民和移工朋友，長期活在擔憂故鄉疫情、無法回家的無奈。

移工在疫情下的詩歌創作，既是釋放他們內心的情感，也是疫情時代必須被正視的聲音，在武漢肺炎的影響下，其他國家也出現許多與疫情相關的書寫。今年4月，新加坡的孟加拉移工詩人出版散文集”Stranger to My Word”，記錄下他在移工宿舍隔離那段時間的生活日記；去年台灣出版郭晶的《武漢封城日記》，更讓大家開始發現，市井小民的生活記錄，似乎是官方發佈消息之外更貼近真實的觀點。

這次的移工詩歌工作坊是一個新的嘗試，也是與移工共同創作及對話的契機，只要疫情未歇、不平等仍在，我們依然會支持並關注移工，如何運用不同的發聲媒介，對台灣社會提出叩問。